

# 春去春又回

邊陲掬光（下）

歐噴邁勒

這是作者在民國89年到泰北邊境弘法的經歷，已陸續刊出兩期，本期是最後一期。泰北物質貧乏，尤其是難民營的生活更艱困，本文將透過採訪人物，從他們的故事中，開啟了我們對生命認識的另一扇視窗……

## 前進難民營

90/02/11.星期日.天晴

外頭挖馬路，極吵極吵。

Htoocu一家人仿若度假，整天吃東西、看電視，滿快樂的。因是休假，鎮日看看書、打打電腦、出門買東西，很快就感到無聊。人生如果沒個目標忙碌，還真恐怖。

說到無聊，我須感謝陪伴我的屋裡另一成員——TOPS之貓。牠是2000年八月來的，經領隊試用合格，准予長駐辦公室。任務是捕捉老鼠和看守門戶，牠也是無給職義工。當牠被隔壁大黃貓咬傷時，領隊會請管家帶牠去就診。另外，每半年要為牠打一次六十元的避孕針，還有，因為牠只把老鼠或壁虎抓來玩，並不吃它們，所以TOPS得免費提供牠三餐的貓食，管家每週要幫牠洗澡、抓跳蚤。



◎通曉各國語言的TOPS之貓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牠算是滿乖的，總是待在家裡，只要有人從外面拉開大門，牠就立刻飛奔出來看是誰。前些時候，辦公室腳踏車遭竊，我們都很擔心賊兒會再來，尤其當其他義工不在時，幸虧有牠作伴、說說話。聽說，去年耶誕寄

卡片，領隊讓牠用腳爪沾印泥簽名！

如此重要的角色是怎麼來應徵的？是這樣的：

由於辦公室老鼠猖狂，有一天，領隊說：看來我們須要一隻貓。也許領隊真有奇妙的感召力，第二天「牠」就來了。當時牠還小，未滿月，因此還要給牠喝牛奶呢。總之，嚴格的領隊對「牠」可說滿另眼看待的。除了不准牠跳到沙發上睡覺，不可以爬到桌上走來走去，並沒有要求牠要有績效或寫工作報告。所以，「牠」就樂得白天躺在腳墊上睡大覺，整天懶洋洋的，晚上則坐在門口看家。

現在，牠已進入青春期，總會把自己舔理得漂漂亮亮的。幸好，牠很乖且眼光高，不會亂搞關係，可能要等領隊幫牠安排一個如意郎君吧！所以，若有人要來泰北，進了辦公室請記得也要問候「牠」。因為牠是工作人員中懂最多語言的，沒辦法嘛！時勢造英雄，由於每一個人都用自己的語言與牠溝通，所以牠聽得懂中文、英文、甲良文、泰文、緬文以及閩南語，夠厲害吧！不過，牠有時會語言混亂，所以在回應時，總以不變應萬變的，用撒嬌的一聲「喵」來答覆你。

90/02/12.星期一.天晴

為了深入體會難民的生活，我請求住進營區。但這是官方不允許 NGO（非政府組織）的事，因為相當危險。領隊考慮後，決定幫我達成心願，不過要寫切結書，證明是我個人行為，若出事要自己負責。

就在今天，帶著簡單行李，我出發了。利用進營工作的機會，就留在營區。

和 Htoocu、Peter 到 B 區開懇親會，進行時覺得好累，就到鄰家坐坐。女主人見我在外廊休息，就鋪了蓆子、枕頭，示意要我到裡面睡，真是慈悲。十二點多到 Woman Group 吃午餐，一位男眾很熱心的要和我談中國的政治問題，並要我多向他發問，這倒令我反感。

Htoocu 去接洽我的住宿，等待時，我買了一粒椰子。一個二十多歲的男眾前來找我講話，想問我能否幫他找個工作，他們以為外國人都都有三頭六臂呢！

先去看安單的地方，那是營區佛教護法主的家，佛堂極大。男主



◎穿著套頭洋裝的A Kai，與一般的甲良婦女很不同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人愛修行且素食，今日剛好也有幾位十戒女來化緣、掛單。由於人多，Htoocu改幫我安排住單身女郎A Kai的家。她曾在香港打工五年，今年四十歲，好穿套頭洋裝，與當地女眾的傳統服飾極不搭調。她的家井然有序，小佛堂更是乾淨。

我放下行李，信步前往附近的月光寺(Therisanda)參觀。透過Htoocu的翻譯，訪問了住持Pinnyesatka：「小時候住緬甸，父

親送我去寺院當小沙彌。我很喜歡出家人的生活方式，因此後來受戒成為一名比丘，今年三十四歲，剛好出家滿二十五年。

現在營裡只有兩間寺院，我這裡有十餘位沙彌、二十幾位比丘，另一座道場則有五、六個比丘。雖然出家人不多，但信仰佛教的難民不少。他們平日在自家佛堂禮拜，月圓日才會到寺裡來修供養。

我們早上四點起床做早課，六點去托鉢，信眾分組輪流提供齋食給我們。上、下午會給沙彌上一些課，讀的經典是甲良文，都是從巴利文翻譯過來的。他們生活單純，學習力強，多讀幾次就可以背誦。下午趁天黑前做晚課，之後各人用功，約九點就寢。

信眾會在我們的誦戒日來共修，法師會帶他們誦經，並開示佛法。有時居士家有喪事或鬼神干擾等恐懼，我們也會為他們舉行法事，儘量予以身心安頓。

除了平日的功課，雨季安居時，僧眾會密集用功，修持的方法以安那般那(觀察呼吸)的內觀為主。我們相信，唯有透過深深的自我觀照省察，生命的真相方得顯發。

在僧團裡，所有的事務由大家分工合作，住持只是個代表。住持的產生有三種條件：一是出家年資，二是他的行為表現，第三是他對教理知識的瞭



◎ Woman group的靈魂人物：主席 Sawnyunt（左）與秘書 Mawmaw（右）。  
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解程度。這種考量應該是頗為客觀的。

至於我在難民營修行的感受，其實只要認真觀察，就會發現：人間到處都有悲苦。這悲苦源自無明煩惱，而心有煩惱才是真正的難民。雖然我們身在難民營，但這並不妨礙修行，因為修行是內心世界的事，與外境無關。縱然現實世界如此惡劣，但清明的心靈可以創造無憂的桃花源。」

晚上 A Kai 讓我睡佛堂，她則睡小廚房。

到屋外的小茅房如廁，瞥見佈滿繁星的天空，以及營區人家透出的燭光，有一種孤寂的美麗。

90/02/13.星期二.天晴 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

很奇妙，昨夜睡覺竟沒有咳，也許是佛陀保佑的緣故。

九點左右去訪問 Woman Group 的秘書 Mawmaw，她看起來樂天知命，一講起自己坎坷的背景，卻還是淚流滿面：

「1952年，我出生於緬甸 Pa An，由於我的父親是甲良軍人，所以緬甸政府要通緝我們，一家人就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。

後來，母親不堪流離之苦病倒了。當時我在一個村子當老師，無法回家照顧她。幸好，父親的朋友——一位軍官很盡心幫忙。這個軍官聽說我父親有個教書的女兒，就希望我能嫁給他，為了報答他的恩情，我成為他的妻子，那時，我22歲。

結婚三年，我們生了三個孩子。有一天，軍中傳來丈夫去世的消息。因為他也是緬軍要抓的對象，所以我和孩子的處境很危急。我們的房子被緬軍

燒掉了，親友們怕被牽連，都不敢伸出援手。

為了家計，我把三個稚齡的孩子託父母照顧，隻身去偏遠山區教書。每月回家看望孩子一次。有一次母親告訴我，父親曾帶三個孫子去參加一個慶典，市集有各種小吃，父親沒有錢，因此告訴孫子只能看，長孫較懂事，不會吵，兩個小的則忍不住饑餓的向人乞食……。

兩年之後，我用積蓄經營一間小店，然後把孩子送到鎮上讀書，不久，緬軍又要來逮捕我，我只好又把孩子和店舖交給父母，獨自逃亡。我想進入軍隊做點事，以提昇地位，免被欺負。白天，我幫甲良軍人揹槍；晚上，我為緬軍工作，並組織婦女會提昇女權。這時，我一年只能與孩子在叢林中偷偷見一次面，睡一個晚上。

好景不常，緬軍進入村莊要抓我的孩子，我趕回家，手上拿著柴火對緬軍下通牒：如果你們要抓我的孩子，我就用這把火把全村燒成灰燼，讓你們一無所得；如果你們要抓我，我現在就跟你們走。後來，緬軍真要抓我。我請人把小孩帶出來，我與他們在叢林會合，一起翻山越嶺來到湄拉營。

1995年，事實上並未陣亡的先生曾請人自新加坡捎來消息，但當時兵荒馬亂，我們已離開村子，所以聯絡不上。聽說他現在又結婚了，且兒女成群。我呢？本來有個男性朋友，常幫我，後來輿論傳得很難聽，我怕孩子受不了，於是同他結婚。

感覺命運之神不斷考驗著我的意志，但我是絕不會屈服的，尤其女性生命的韌度越錘鍊就越能延展。經歷過這些人生的風風雨雨，我更能體會婦女的難處，也更知道婦女同胞的需要。所以我願意為婦女服務，也希望不久的將來，我們婦女會能更茁壯。」

十點左右，與Htoocu、Peter去訪視兩個學校。下山時順道去A區另一個寺，住持不在，與當家談了一下。寺中小沙彌沒見過中國出家人，只看過影片介紹少林高僧，以為我會飛，紛紛跑出來，但卻只見我走下山，不禁很失望。

中午，難民營區處處有人升起爐火做飯，一派鄉間景象。

溫柔的A Kai炒了兩個菜放在桌上，為了讓我自在享用，她避開出去了。下午在吊床上睡了一會，醒來到營區市集閒逛，大多是泰國

人進來擺的攤。吃的、用的，什麼都有，東西也比外面便宜。我買了兩個吊床，老闆說這種帆布可以承重七十公斤沒問題，我想拿回台灣綁在樹上，在樹下搖啊搖，肯定愜意。看見美麗的玫瑰，也買了一把來供佛。

晚上訪問 Woman Group 的主席 Sawnyunt：

「我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，母親努力工作提供我讀到九年級，後來因戰亂迭起，逃到邊境。

當時看到成群的孩子鎮日無所事事，很想教他們讀書，村民於是提供一個空間讓我教學。除了陪孩子，我也開始注意到婦權問題，比如說：很多婦女沒有常識，連打掃也不會，甚至認為環境整潔與否無關緊要；有的婦女被丈夫凌虐，卻囿於文化傳統，不敢反抗。諸如此類的問題，我認為不能仰賴男眾伸援手，因為甲良男人多在外頭工作，如砍竹、蓋房子等，不能隨時與妻子在一塊，而太太們遇到問題時，只有女眾可以立刻互相幫忙，即使失去丈夫也能自立自強。

就這樣，我從1985年開始正式投入婦女工作。那時我三十三歲，能力和經驗都不足，但我相信事在人為，只要肯學習，事情並沒有想像的困難。以受虐婦女為例，我們可以從丈夫下手，與他溝通觀念，也可以直接和當事人談，讓女眾意識到自己的問題，不要任由先生欺負；必要時我們會協助她脫離丈夫的控制，安排她住到中途之家，學習謀生技能，展開新的生活。

兩年前，我來到湄拉營，繼續從事婦女工作，我樂見女權提昇，若在緬甸，這很難推展。而在營裡，滿可以自由發揮的，效果也不錯。現今已有86位成員，其中有5位是男眾。未來，我們歡迎有更多的人一起來參與。

至於你說的，提倡女權會不會造成女性的過度自我膨脹？我想不會。因為我們的工作不是要與男人對抗，主要是幫助女人瞭解自己、相信和讚美自己，以建立平等的兩性社會。」

Sawnyunt敘述事情完整、冷靜，真不愧是領袖人物。

90/02/14.星期三.天晴

早上等不到Peter來載我，只好走了四十分鐘到A區教靜坐和香功，心裡很氣他常常遲到。

學員部分很認真，部分則顯得心不在焉。學校準備了麵條給學員吃，我回來後A Kai也已煮好了。飯後想洗衣服，發現桶裡沒水了。營裡的水是配給輸送的，多了我用水，無疑增加A Kai的負擔。也罷！將就點不洗了，反正再怎麼洗，一外出還是很快變灰黃色。

下午去婦女會，剛好有個新個案，於是採訪了案主：Hla Win

「我今年28歲，家裡有媽媽、兩個兄弟和五歲的兒子。三年前，丈夫突然不明去向，據說已再婚了。緬甸的時局不好，我住的那個村落很貧瘠，耕種的收成養不活一家人，鄰居也是一樣，所以要借也沒地方借。

我看很多人都到泰國來討生活，因此也動了不妨試試的念頭，但要到哪裡則不清楚。昨天夜裡，我走了五個鐘頭的山路，清晨到了泰境Mac Ton，然後搭松條車進入踏松羊縣。因為沒錢付車資，半路被趕下車。我又餓又渴，不會講泰語，也沒認識的人，不禁蹲在路旁哭。

到了中午，有好心人送我到湄拉營來，買了香蕉給我吃，還給我兩包媽麵(速食麵)和200元，說是要給我回家的車資。可是，我希望能留下來工作。你們能不能幫我問問，是否有人要請幫傭？我會打掃、煮飯，請你們幫幫我。我當然知道一個單身女孩，這路上要是碰到壞人我就完蛋了。可是，總不能老待在家裡看兒子餓死呀！只要有機會，就得試試看。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，也只能認了，再說吧！」(案：這是筆者訪問難民營時剛好碰到的新個案，婦女會尚未討論、處理。)

路過護法主家，他說月光寺要蓋鐵皮屋，問我能否幫忙。我知道台灣人常被當成有錢人，我雖是台灣人，卻是兩袖清風的出家人呀！好吧！三寶事也不能太冷漠，請他先開估價單吧！

本來晚上想和A Kai逛難民營夜景，不料新來的泰國軍官要來臨檢，因此今晚營裡七點以後均不得外出，且禁點蠟燭。原則上難民營是宵禁的。而所謂臨檢就是給難民下馬威：不能輕舉妄動！既沒有電，又不能點燭，能幹嘛？聽說這也就是難民營裡，何以生育率居高



◎可憐的天涯淪落人Hla Win，千辛萬苦從緬甸偷渡到湄拉營。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不下的主要原因。

我偎著窗口，就著濛濛的月光想著一些事。突然，遠遠傳來雜沓的腳步聲，A Kai過來跟我比了手勢，意思是趕快躺下來睡覺、不要出聲。對啊！我是非法停留，被查到就慘啦。

我快快鋪了草蓆躺下。

臨檢的人似乎是採取抽檢。當手電筒強光靠近時，我摒住呼吸，心跳到胸口，緊張得不得了，一直默念佛號。

一股酒味飄來，「砰！砰！砰！」來者敲了幾聲木門，見沒反應，咕噥的講了幾句髒話，走了。我從竹牆縫隙看出去，大概是五、六個持槍的士兵，好險。

想要上廁所，但A Kai示意我不要出去，只好拿一個臉盆來用。其實，營裡有許多地方已經透過各種管道接了電，甚至有電腦、電視，燭火更是必備，檢查個什麼勁？還不是為了要搜括民脂民膏！

一夜無眠。

90/02/15.星期四.天晴

今天在ZoneC教課，出席的人約三、四十位，全是女性，所以在講解、示範上比較施展得開。

靜坐前分享的是宮本武藏與柳生又壽郎的對話。以「所謂第一流劍客的先決條件，就是永遠保留一個眼睛看自己。」提醒學員要保持從容醒覺的心，在內心保持一個空間。尤其難民營的生活如此枯燥沉悶，更須要清寧自守的智慧。

午飯我與A Kai一起煮，兩個人全靠簡單的泰語和肢體語言溝通。

飯後立刻趕到Woman group訪問no.1的校長—Stery Htoo：

「我今年七十六歲，已經是一個有二十四個兒孫的老祖母。

說起教育工作，我1991~1993年即在泰境的難民營幼稚園擔任老師及校長。1996年來到湄拉營，仍繼續為幼教服務，這是我熱愛的志業，我會一直做到最後一口氣為止。

在緬甸，我的父親是修理機械的技師，收入足以供給一家的生活；母親



◎矢志終身為教育奉獻的NO.1校長 Stery Htoo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是虔誠的基督徒，非常喜歡幫助別人。小時候我立志當醫師，希望能解除病人的痛苦。不過，顯然的，這個志向並沒達成。當老師是我的第二志願，我滿慶幸自己救人不成還可以教育下一代。我始終打從心底肯定教育的重要，尤其是難民，只有受教育，才不會因為無知而被人瞧不起。

曾經有村民對我說：我們甲良族以游耕為生，只要吃得飽，要讀書作啥？無所謂、用不著嘛！我可不這麼想！狹小的心眼往往阻礙我們的成長，身為少數民族、身為難民更

要受教育才對。只有受教育纔有和平的可能。戰爭多來自知識的差距，而無知極可能讓自己成為被侵略、被欺負的對象。

這些年來因為有TOPS等的支助，辦教育所需的經費較不成問題。以前籌不到錢時，家長還說：『你愛辦學校可以，但我們沒錢。我們繳不出每月30銖的學費，我們也付不起老師的薪水，這一切，你要自己想辦法。』諸如此類的問題不斷考驗我，我就想辦法，利用教會每年感恩節等慶典時，點滴的募款來解決。

我常告訴老師們：不要老是提出需要更多食物的請求，不要只要求更多的薪資，要有為教育犧牲的精神。如果有真正的教育熱誠，錢不會是最大的困難。我沒有甚麼財產，也沒有權勢，但我仍能辦教育，不是嗎？

我希望孩子們至少要學四種語文：第一是甲良文，那是我們的根。第二是緬甸文，我們來自緬甸，現在與之交惡是不得已，要學緬甸話才能與政府溝通。第三要學泰語，現在我們身處泰境，當然要會當地的語文。第四要學英文，這是與國際溝通的工具，我們應該把握。

雖然已經快八十了，但除了牙齒無法啃甘蔗，我應該還可以工作。我會堅持教育，我也要呼籲有心教育的老師，不要自願自的離開，要有一種傻勁。最近這些年，我們的教育已漸進步，將來會更好，大家要有信心。」

老校長真摯肯切的分享，令我深深動容。

訪問完Stery Htoo，回去稍事休息，下午四點與Htoocu去拜訪基督教牧師Shay Tha：

「我很高興有機會談緬甸甲良人信仰基督教的簡史。很多人都以為：緬甸的基督教是受英國殖民統治時傳入的。事實並非如此。首先把上帝的愛帶到緬甸的是美國的一位傳教士Jackson，由於Jackson，第一位緬甸基督徒產生了。在七年後，甲良人Puthapyu也受洗了。我生於基督教信仰的家庭，故深受影響。在我二十二歲那年，就在親友的祝福下成為一名牧師，至今已二十六年了。

牧師與神父不同，我們的生活是與信徒一樣的：在世俗中接受冶鍊，然後以感同身受的立場來傳教。像我就有七個小孩，我必需和太太一起來照顧他們，這是我的責任。就我所知，湄拉營的基督徒約佔全部人口的50%，當然有的人並不是那麼虔誠，不過大部分的人星期天還是會上教堂做禮拜。每一個教堂都有各種團契組織，像我的教堂裡就有青年團契、婦女讀經會、老人長青班、兒童主日學等分齡的課程活動，以互動分享的上課方式促進心靈的交流、成長。

為了培養教會的新血輪，營裡也有一所神學院。學員至少須經過四年的教育，方能成為牧師。目前大約有一百八十餘位青年就讀。師資多來自西方國家，訓練相當嚴格，未來可以提供各教堂優秀的領航者。

大體而言，營裡的傳教活動還算自由。週日禮拜、音樂會、耶誕慶典等，只要是堂內的小型聚會，範圍不要擴散或誇張，泰方大底不干涉。我個人希望信徒能多研修聖經，透過禱告懺悔來提昇心靈層次，儘管物質缺



◎牧師Shay Tha（後排身高最高者）家有7個小孩，加上親友的，真是興旺一族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乏，行動不是那麼自由，但我相信上帝愛的訊息永遠與我們同在。」

採訪完，我們一塊合照留念，掏掏口袋，我把500元泰銖捐獻給這個年輕有為的牧羊人。

再走回去沖個涼。六點左右，前往盲人U Ba Scia的家訪問：

「我是U Ba Scia，今年38歲，來到湄拉營一年多了。家裡有三個孩子，老大十二歲，老二九歲，小的四歲。我不是天生的瞎子，本來我也看得見的。三年前，那時我被迫為緬軍SPDC作工，SPDC營區的籬笆盡是用削尖的竹子圍成，有一天我不慎跌落其中，自此雙眼失明。

禍不單行，兩年前，同樣強制為SPDC作清掃工的妻子，亦被炸彈擊中右腿，必須截肢。從此，我們陷入困境。我們嘗試在村子裡討生活，但SPDC強迫我們要繼續為緬軍勞動。不得已，1999年的九月，一個黑夜，我們逃離緬甸。一路上，妻子一手拄著拐杖，另一手用竹子讓我拉跟，一個瞎子加上一個瘸子，還有年幼的孩子，我們無法走得快一些。

過了幾天，我們還出不了叢林，我跟妻子說：「你看得見，先帶著孩子走。」於是，我留在一個小村落，等妻子的消息。肚子餓了，向村人討東西吃，不料卻遭到奚落和恥笑，當時我相當憤怒，卻又無可奈何。

終於，我們來到湄拉營，新的問題是：身體殘障的我們無法為自己建立新家。幸運的，營裡的婦女會得知我們的困境，將我們安頓在中途之家，並試圖找適合我們從事的工作，希望我們能早日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。而且我的妻子也得到難民營中國際殘障組織的幫助，裝設了義肢。



◎失明的U Ba Scia與殘障的太太，仍奮力地要拼出光明人生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這輩子我是看不見了，不過我發現聽力增強了。以前看得見，所以很少用心去聽；失明後，倒是突然知道如何去傾聽了。因此，我衷心的期許自己眼盲心不盲，也祝福所有苦難中的人都看到希望。」

也許是聽了太多感人的故事，發現自己的眼睛整天也模糊一片。

作完訪談，英譯員Momo提及捐助寺院蓋鐵皮屋事，說鐵片一塊要7元，總共260塊，須要1820元。因所須不高，我就將2000元交給Momo，同時買了四包蠟燭託A Kai月圓日拿去寺院供養僧眾。

八點左右，Htoocu和Lch Win來，說護法主邀我明早去應供。

#### 90/02/16.星期五.天晴

一大早營區就放音，實在擾人清夢。這泰國政府也真奇怪，不準營區難民學泰語，卻每天都放送廣播。近七點出門至護法主家要應供。他們尚未準備好，夫婦倆都張羅著，而Momo也還沒來，我就在佛堂作功課。

只見一桌的菜餚蔬果，相當豐盛。依規制，居士不能和我一起吃，這倒令我有點緊張，希望快快吃完輪讓他們吃。Momo說昨天鐵片的數目和總價說錯，應該是260片，每片有8小塊，每塊7元，所以總共要14560元，扣掉已付的2000元，尚需12560元。我衡量身邊的款項，告訴她要時間籌措，且不一定可湊足，但至少可出5000元，請她下週三來取。

今天靜坐課程的進行，較駕輕就熟。學員中有幾個年紀大的老師，學習相當認真，還問我中文數目的講法。中午離營前夕，A Kai依依不捨來送行，還把大西瓜和椰子都拎來了。

搭便車回到家已四點。去市場買菜，有一個男眾拿一瓶水和一包梅子供養我，還脫鞋表示敬意。

#### 90/02/17.星期六.天晴

這些日子以來，生活很像上班族，週一到週五，馬不停蹄的工作，週六、日則在家做家事、稍事休息。如果不能熱愛工作，這種模式一定很容易厭倦。

飲食方面，已在不知不覺中偏向重口味，氣候使然，難免。在異鄉，能講中文、看中文倒成了令人喜悅的事。不過，也因為情勢所迫，英文能力大幅進步，尤其三天的靜坐和香功課下來，自覺英文表達能力增強不少。

### 90/02/18.星期日.天晴

覺得晚上總是因為缺乏安全感而睡不好，也許我應該放輕鬆。

早上把體驗營的開會紀錄打好，剩下就是記者的工作了。下午把加洗的照片拿回來，總共花了兩千元。然後用了近四小時整理貼標籤，以便分送給當事者，相信他們會珍藏。

### 90/02/21.星期三.天晴

昨晚被素慧鎖在門外，費了好大的勁才用剪刀拉開門栓。

早上去買泰幣，銀行小姐拿著美金檢驗真假，那種被人懷疑的感覺很不好。中午 Htoocu 下廚，說要讓我回味甲良美食。包了 600 元的紅包和結緣品，請素慧拿給滿堂孤兒院的李曉龍和馬貞玉，鼓勵他們好好讀書。

趁管家 Naw Naw 忙完的空檔訪問她：

「我叫 Naw Naw，今年 24 歲。記得是八歲的時候，有一天，母親到田裏工作，不知為什麼，就在樹下上吊了。

十二歲那年，當緬甸甲良兵的父親病得很重，但沒有錢醫治，所以就這樣過世了。哥哥結婚後到曼谷工作，不多久即失去聯絡；嫂嫂去找他，繼之亦下落不明；留下一個兩歲的稚兒給老祖母帶。妹妹對家裡的景況很失望，故早早就結婚，不料先生好杯中物及安非他命，搞得一家子烏煙瘴氣。

父親走了以後，小姑姑表示願意接濟我讀書。但我住進她家之後，她卻要我幫她做家務、帶小孩，根本無法上學。隨後，我也曾到清邁工作，因為不識字，只能做手工。去年大姑姑的先生過世，大姑姑現在有間小鋪，還有三個小孩，她一個人無法兼顧內外，於是找我去幫忙。

同時，小姑丈因為吸食安非他命丟了工作，就悄悄回鄉下去種田；小姑姑知道了，帶著最小的兩個孩子(一歲和三歲)跟著去了；留下讀書的三個小孩，暫時由我照顧。

現在，TOPS 每個月給我三千元薪水，一千五百交給大姑姑，加油錢二百，我和小姑姑的三個孩子的房租則要一千，剩下的不夠生活費支出。所以，我另外幫兩戶人家洗衣，薪資是 500 元。

良恕說我這樣不行，要我存點錢去唸書，但大姑姑說錢都不夠用了，怎



◎在泰北的最後一餐，大家一塊兒大顯身手。(左一為管家 Naw Naw，中間是 Htoocu。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可能儲蓄？良恕說這是 TOPS 的規定，每個月要素慧扣留五百強迫儲蓄。每天上班前，我先給小姑娘的孩子打點好，然後煮點大鍋菜或留媽媽麵(速食麵)讓他們回來可以吃。週六、日幫大姑姑看店、洗一週的衣服。晚上去成人班(年紀太大，不能上一般的小學)上課，有時會覺得好累。

我很感激良恕，不僅給我週休二日，平常工作也給我很大空間，要我事情做完，趕快抽空讀書；還鼓勵我最好住辦公室，因為一回家，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時間。我希望過了這學期，小姑娘能把小孩接回去，而我也想多賺點錢，好帶失明(白內障)的祖母去動手術。至於我自己，倒沒有想很多，如果可以，以後想做點小生意，平平安安的過日子。」

#### 90/02/22.星期四.天晴

素慧晚上提前回滿堂去了，在這裡工作的異鄉人，似乎都練就一身長途跋涉的本領，像 Peter 是每週下曼谷，良恕那就更不用說了。

Naw Naw 生病沒來，辦公室的人氣頓時削減。我的工作繼續進行。因稿子未完成，跟 Watit 說我無法如期於週日和他下鄉。

Peter 和 Htoocu 下午從湄拉回來，我請他們吃水果，他們說我像媽媽，也像一位天使，讓他們一回家就有東西吃。到市場買椰子，順便幫 Peter 買一罐豆腐乳，他不吃辣，卻喜歡中國傳統食物。晚上看光華雜誌到半夜，沒想到在異域反而能仔細的閱讀一本雜誌。

#### 90/02/25.星期日.天晴.

最後一個週日在泰北，Htoocu 說她真捨不得我走。平日在辦公室極少能這麼平安快樂的過日子，大家都忙，難得悠閒的在一起談心。

我說真實的生活世界就是如此，不管喜不喜歡，日子還是要過，重要的是心境。下午再到市場買香茅和檸檬，我想自己是不可救藥的愛上泰國食物了，所以會千方百計想要帶一點回去。

大家能住在一塊工作、談心，實在是一件頗為愉快的事。我也很高興自己的泰北行能漸入佳境。素慧、Htoocu和Peter下廚，大夥好好吃了一頓。

### 90/02/28.星期三.天晴

昨晚吃太多，且食物性寒，咳得要命。

貓現在有了專屬的沙發，因此不再這張椅、那張椅亂睡，動物也是可以守規矩的。去參加營中幼稚園的結業典禮，小朋友表演節目，有的很用心，連服裝道具都頗考究，有的卻像交差了事。一號校長Stery Htoo還綁辮子來，真是充滿赤子心。

晚餐和Naw Naw、素慧、Htoocu一塊用。同時捐美金一百給素慧服務的滿堂之家。另外，本月的生活津貼有五、六千元也悉數捐出，現在越來越能體會愈捨愈得的道理。

晚上連貓也來車站送我，真是難忘的一趟服務之旅。

### 90/03/01.週四.天晴

痔瘡復發，坐車又成為一種折磨。

叫了計程車，他開口要五百，我殺到300，他說400，最後350成交，但我要求不走高速公路。下了車給400，他說只能找40，我堅持要找50，為甚麼要欺負觀光客！

到機場還沒五點，人也不多，我躺在椅子上，但睡不好。良恕12點才來，匆匆談了一下即送我check in登機。因兩餐沒有用，肚子很餓，覺得機上的東西真好吃。隔個窗，我揮手與泰國道別。

最後，還是要感謝TOPS，感謝良恕給我這個學習機會，感謝Htoocu幫我翻譯(英文↔甲良文)，感謝素慧的生活照應，感謝Watit出外勤時的協助，感謝高大壯碩的Peter耐心的與我交談(雖然我還是常聽不懂他的瑞士腔)，還有感謝TOPS之貓……。

96年3月，初春，大地一片生機，我默然地走在「和信醫院」長廊，那無盡的長廊。似乎訴說著生死無際。我雖無言，心中卻低語著：「再見時，怕已是生死兩茫茫。」七天後，得知你已捨報往生了。雖是預料中的事，卻也熱淚盈眶地念佛祝福。祈願佛菩薩慈悲護念，英年的你，蓮華化生，悟無生法忍。

僧人，十方來，十方去，來去如雲。我們結緣在佛學院的「比丘尼戒」課堂中，你好學的身影、善解的心，依稀在我心底。你上課時，專注的眼神，下課時，由衷的回饋，鼓舞著我勇於分享法，也感受到教學相長的可貴。期末，你還送我你的筆記copy本，說：「很謝謝您，遠來為我們講課，讓我認識了戒法的精神……您很忙，希望這筆記本，有助於您日後整理教案……」那顆善解的心，令人動容。寒暑假，收到你寄來自修的「比丘尼戒」讀書報告——多麼精進如一的僧青年！

95年歲末，得知你病了。打電話問候，你依然是慣常的樂觀、開朗，訴說著病中如何用功……。最末，我問了：「心中有否遺憾？」你的音聲突然黯然，說：「我讀了佛學院5年，而今，已經沒有機會將所學的佛法與大家分享。很遺憾無法報答師長恩、三寶恩、信施恩……」聽後，對於「壯志未酬身先死」的無奈，我心戚戚。

最後一次見面，你已不能言語了，臉上卻還掛著笑容。我望著你那日漸敗壞的身軀，叫人不落淚也難。輕輕問你的願望，你在紙上寫著：「生生世世做出家人。」好令人感動的字眼，依舊是好學佛法的信願。在淚光中，我說：「安心的去，記得要再回來接棒，再來接佛法的棒子，就是報恩了！」

雖然你是平凡的僧人，卻很想為你寫下紀念文，紀念著娑婆世界，曾經有一位平凡好學的出家人——常實法師。六分之五的出家歲月，是在佛學院度過，緣份於斯，你是好學僧青年，令人永遠感念。

花，盛開之時，盡情供養世間；時候到了，花，就落了，一瓣一瓣的……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你也一樣。出家之時，全然供養三寶；時候到了，就告別人間，往生佛國。當乘願再回娑婆時，相信你，更護佛教，更護眾生！